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卷四

唐

隱太子建成齊王元吉附

唐高祖武德元年六月立世子建成為皇太子封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建成高祖長子與秦王及元吉俱竇皇后出隋義寧元年唐國建為世子開府置官屬又授撫軍大將軍東討元帥將兵狥洛陽還授尚書令高祖受禪立為皇太子欲其習事敕非軍國大務聽裁決

之初高祖起兵晉陽皆秦王之謀許以事成立為太子固辭而止五年劉黑闥亂河北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說建成曰秦王功冠天下中外歸心殿下特以嫡長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黑闥殘孽衆不盈萬宜自往擊之以取功名庶可自安建成遂請行敗黑闥於洺水建成性驕侈荒色嗜酒畋獵無度元吉猜鷙好兵多過失皆無寵秦王功業日盛建成乃與元吉協謀傾之曲意以事諸妃嬪以求媚於上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短秦王嘗侍宴秦王念母太穆皇后早終不及見有

天下偶流涕妃嬪因中傷之曰海內無事陛下春秋高
宜自娛而秦王輒悲泣是憎妾等耳陛下萬歲後妾子
母將無遺類皇太子仁孝必能保全高祖為之惻愴由
是無易太子意七年六月高祖幸仁智宮建成居守秦
王及元吉皆從先是建成私募驍勇二千人為東宮衛
士屯左右長林門號長林兵令左虞候率可達志募幽
州突厥兵三百置宮中又令慶州都督楊文幹募壯士
送長安欲為變至是秦王從高祖於仁智宮建成使元
吉就圖之又使郎將尒朱煥等賚甲遺文幹趣舉兵煥

等至中途告變文幹遂發兵反高祖手詔召建成建成懼不敢往詹事主簿趙弘智勸其貶損車服屏從者往謝罪建成乃詣行在所叩頭請死是夜囚之幕中以兵守之名秦王告之曰文幹事連建成恐應者衆爾當自行還吾以爾為太子秦王軍至甯州文幹為其下所殺傳首京師方秦王之行也元吉及妃嬪更迭為建成請封德彝復為營解於外帝意遂變復詔建成還守京師惟責以兄弟不睦而流王珪等於遠方九年六月太白經天時建成元吉與秦王猜忌日深秦王嘗從高祖幸

元吉第元吉伏甲欲刺之建成恐事不果止之元吉愠曰為兄計耳於我何有建成夜宴秦王毒酒而進之王暴心痛吐血數升高祖欲遣秦王居洛陽悉主陝以東建成等謀曰秦王若至洛陽不可復制留之長安一匹夫耳因密使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皆喜躍觀其意恐不復來事遂寢元吉密請害秦王高祖不應行臺郎中房元齡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無忌告秦王召杜如晦謀之亦如元

齡言時突厥犯邊建成薦元吉北擊乃多引秦王驍將秦叔寶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元與俱又籍秦府精兵益麾下帝知之不能禁建成謀於元吉曰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伏壯士拉殺之因說帝授我以國而立汝為太弟率更丞王晊密以謀告秦王長孫無忌等請先事圖之秦王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旦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尉遲敬德等皆勸早決計秦王乃密奏建成等與後宮亂且曰臣無負兄弟今欲殺臣是為世充建德復仇臣實愧見諸賊於

地下高祖驚報曰明旦當躬治爾必早參明日秦王率
長孫無忌等伏兵元武門建成與元吉俱入至臨湖殿
覺有變遽反走秦王隨呼之元吉引弓欲射不能彀者
三秦王射建成殺之敬德射殺元吉俄而東宮齊府兵
三千攻元武門矢及殿屋敬德以二人首示之衆乃散
去高祖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為之奈何蕭
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奸謀今
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
矣高祖曰此吾夙心也乃召秦王慰撫之秦王號慟不

能止遂立為皇太子高祖自稱太上皇是年八月詔傳位太子固辭不許乃即位是為太宗追封建成為息王謚曰隱追封元吉為巢王謚曰刺

臣等謹案唐有天下三百年制度規模媲美兩漢太宗之開基定業尤為三代以下賢君乃其始以兄弟之禍致多慙德斯固不能為太宗諱而高祖曹於先事實有以名之也夫秦邸功勳寖盛衆望翕歸啓基天人允宜嗣服若建成以聲色游畋為事承祧繼體詎足當諸高祖不孰思諦審為奠安

社稷之圖於大寶初登即令建成正位主器斯已晉矣而前起晉陽之師後討慶州之甲則又再許秦王為儲貳反復周章幾於置綦不定伏讀

御批通鑑輯覽謂高祖泥古而立建成即當有以處世民乃文幹通謀事發已許廢建成而立世民矣顧乃外惑佞臣內牽嬖妾濡忍釀禍誰執其咎誠探本之

至論也向令高祖以付託綦重內斷於心勿狃於嫡長之言勿亟為册立之事不特建成之驕侈陰折其

萌彼鷙如元吉者亦何所施毒乎至元武門之變
聖
祖御批斷以高祖不能早定大計優柔致禍太宗不能
委蛇善全骨肉相殘固由其謀之不臧匪獨所遭
之不幸
御批輯覽引而伸之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高祖既不
早見及此行一不義聖人不為太宗能無深疚斯
言可以
折衷古來衆訟之紛紛矣
太子承乾魏王泰附

唐武德九年太宗即位冬十月立子承乾為皇太子承乾長孫皇后出始封常山郡王後徙封中山太宗即位時年甫八歲立為皇太子貞觀四年詔訟不決者聽於東宮上啟委太子裁斷不服然後奏聞每行幸則令監國承乾好聲色游畋居宮中與羣小相褻狎飾非辨給時東宮官屬若于志甯孔頴達令狐德棻張元素趙弘智等皆天下選承乾寖虧禮法數有規爭太宗必厚賜金帛以厲其心然承乾卒不悛寵昵宦官治宮室妨農功役使僕御不許番休私引突厥入宮嘗怒志甯言切

直遣張師政紇干承基往刺之時志寧方居母喪寢處苫塊二人入見不忍殺乃去太宗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於是承乾發取無度張元素諫曰恩旨未及六旬用物已逾七萬驕奢無藝孰有過此伏維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又以久不見賓友上書切諫承乾惡之夜令戸奴以檛伺擊幾殆時魏王泰有美名帝愛重之而承乾有躄疾過惡屢聞懼見廢與泰交惡泰亦謀奪長各樹私黨承乾陰令人稱泰府典籖詣元武門上封事帝省其書言泰罪狀帝怒捕之不獲漢王元昌所為多

不法帝數譴責之由是怨望承乾與之善嘗襞氈為鎧列丹幟勒部陣與元昌分統大呼擊刺為樂不用命者抶之至死謂左右曰我作天子當肆吾欲有諫者我殺之陰遣刺客紇干承基等謀殺魏王泰不克遂與元昌侯君集李安儼趙節杜荷歃臂血為誓謀以兵入西宮十七年齊王祐反事連承基繫獄當死即上變告帝敕大理中書門下參鞫之反形已具詔廢承乾為庶人幽之元昌賜自盡君集安儼節荷等皆伏誅承乾既獲罪魏王泰入侍帝面許立為太子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

治帝謂侍臣曰昨青雀（泰小字）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臣惟有一子當殺之傳位晉王朕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為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者乎陛下昔以承乾為太子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紜至此今若必立泰非别置晉王不可帝流涕曰吾不能也泰恐帝立晉王謂之曰汝善元昌得無及乎晉王憂形於色帝怪問之以狀對帝憮然始悔立泰之言謂長孫無忌房元齡李世勣褚遂良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於牀取佩刀自向

無忌等奪刀以授晉王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帝乃使晉王拜謝曰舅許汝矣即御太極殿立晉王治為皇太子是為高宗帝謂侍臣曰我若立泰是太子之位可以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為後法乃降泰爵東萊郡王幽之北苑尋改王順陽居均州之鄖鄉帝復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高宗小字懦恐不能守社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欲立之何如無忌曰太子仁厚守文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帝乃止高宗即位詔泰開府

置僚屬車服蓋膳異等薨於鄖鄉

臣等謹案承乾立為太子時年甫八歲史稱其敏惠識大體當日東宮僚屬品望文學均極天下之選輔導規箴不遺餘力宜其德行懋修克膺神器之重乃年既寖長過惡日聞嫉正若讐陰圖戕害甚且踵齊州之覆轍結漢王之陰謀卒至廢徙而不悟何歟蓋太宗即位之初未及改元遽冊太子其時方在弱齡質性未漓尚無失德厥後狎昵羣小聲色慢游辯給之才足以飾非忠正之諍不聞

納牖如孔穎達于志寗諸臣太宗厚賜金帛冀以
愧厲其心而怙過彌甚至泰以文辭被寵恣其驕
逸幾有匹嫡之嫌遂至各樹朋黨互相傾軋
御批通鑑輯覽謂承乾之廢雖不盡由泰之搆讒然其
覬覦已非一日至於殺愛子以要寵則肺肝如揭
太宗以兩棄處之可謂得當然承乾輩之鬩牆與
建成元吉如同一轍幸未至元武門之甚耳
明訓昭然使萬世益凜天道好還之誡而太宗建儲早
計以致太子不終藩臣窺伺豈非自貽伊戚乎迨

晉王既正儲位復以柔懦為疑胸無卓見

御批以太宗既不審定於前乃欲屢易於後且此何事而與其臣謀之卒至高宗立而有武氏之禍唐室幾亡㦯以無忌為能安嫡不知其實為罪魁

至論抉微信非管蠡所能窺測者矣

懿德太子重潤

高宗永淳元年立重潤為皇太孫重潤中宗子韋后所生本名重照避武后諱改焉中宗為太子時生於東宮高宗喜甚乳月滿為大赦天下是歲立為皇太孫開府

置官屬帝問吏部侍郎裴敬彝郎中王方慶對曰禮有嫡子無嫡孫漢魏太子在子但封王晉立愍懷子為皇太孫齊立文惠子為皇太孫皆居東宮今有太子又立太孫於古無有帝曰自我作古若何對曰禮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為王父尸者昭穆同也陛下肇建皇孫本支千億之慶帝悅詔議官屬敬彝等奏置師傅友文學祭酒左右長史東西曹掾主簿管記司錄六曹等官加王府一級既而帝疑其非法卒不補授將封嵩山召太子赴東都以太孫留守京師及中宗遷房州太孫府

廢貶為庶人幽之帝復位封邵王大足元年張易之兄弟得幸武后或譖重潤與其女弟永泰郡主及主壻竊議后怒杖殺之年十九重潤秀容儀以孝友稱死非其罪人皆悼惜神龍初追贈皇太子及謚

臣等謹按自漢魏以後未有太子尚在青宫而復立太孫者高宗屢建儲位鮮能保終至立中宗為太子時已歷三變宜其怵然為戒矣乃猶不鑒前轍輒復開太孫府以置官僚一時議禮諸臣如裴敬彛王方慶輩心識其非不能堅持力諍轉依違

附會以孫為王父尸之文曲行將順追詔議官屬
帝亦以非法為疑而竟無匡正之者迨乎中宗之
世重潤已廢復封武氏之猜忍已深讒譖乘間搆
之卒遭非命揆溯禍源蓋不始於封邵王之時而
實開於立太孫之日也高宗既不克保其子復致
延及其孫所謂燕詒者安在是則周亂唐紀雖天
稔厥禍豈非繫於人謀之不善哉
節愍太子重俊
中宗神龍二年七月立子重俊為皇太子重俊中宗第

三子後宫所生始封義興郡王改封衞王至是立為皇太子重俊性明果然未有賢師傅舉事多不法秘書監楊璬太常卿武崇訓並為太子賓客二人皆主壻年少無學術惟以狗馬蹴踘相戲昵左庶子姚珽數上書諍導右庶子平貞慎又獻孝經議養德傳以諷重俊皆優納而不克用時武三思挾韋后勢將圖逆深忌重俊崇訓又三思子尚安樂公主常教主凌辱重俊以非韋氏出呼之為奴或勸主請廢重俊為王自為皇太女重俊不勝恚忿景龍元年七月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石

羽林將軍李思沖李承況獨孤禕之沙吒忠義等矯制發羽林兵三百餘人殺三思崇訓於其第使左金吾大將軍成王千里分兵守宮城諸門自率兵趨肅章門斬關而入索韋后安樂公主所在又昭容上官婉兒素與三思通扣閤索之后挾帝馳赴元武門樓召左羽林將軍劉仁景等率留軍飛騎拒之多祚兵不得進帝據檻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忽為亂若能歸順斬賊者有賞於是千騎倒戈斬多祚等餘黨遂潰重俊奔終南山遣果毅趙思慎率輕騎追之重俊至

鄠縣西為左右所殺詔殊首朝堂獻太廟并祭三思崇訓之柩睿宗立加贈謚初重俊被害官屬莫敢視惟永和丞甯嘉勗解衣裹首號哭時人義之宗楚客怒收付獄貶興平丞卒

臣等謹按史言中宗親遭母后之難而躬自蹈之蓋武氏之後繼以韋氏禍亂接踵可謂極矣中宗有子四人皆不得其死而嗣亦不傳論者謂自絕於天故天殲其德而絕之殆不為過當重俊之立在神龍復辟之初其時武后已殁凶熖幸息宜前

星之得安其位也乃以武三思之忮忌安樂公主之欺淩遂致憤激稱兵鋌而走險無異戾園之斬江充而奔竄之餘至於殊首朝堂告祭三思父子之柩則其禍為尤甚計立儲以及隕身甫届一朞耳重潤之譖死武氏為之重俊之兵死韋氏成之而要皆中宗失道不能持魁柄以遏亂萌故養癰屢潰而不知警悟使非臨淄戡定纂承大統則唐祚不幾於中絶耶

太子瑛

元宗開元三年正月立子瑛為皇太子瑛元宗第三子母趙麗妃始封真定郡王進封郢王至是立為皇太子七年詔太子諸王入國學行齒胄禮明年瑛加元服見太廟十六年納妃薛氏初瑛母本伎人善歌舞帝在潞得幸及即位擢妃父元禮兄常奴皆至大官而鄂王瑤母皇甫德儀光王琚母劉才人亦帝在臨淄邸時以色選及武惠妃寵幸傾後宮生壽王瑁愛與諸子異等太子及二王母寖見踈簿瑛與瑤琚等以母氏失職頗怏怏惠妃女咸宜公主壻楊洄揣妃旨常伺太子短以告

惠妃妃訴於帝且泣帝大怒召宰相議廢之張九齡諫
曰陛下享國日久子孫蕃衍天下方深慶幸今三子不
聞有過奈何一旦廢棄之乎且太子國本不可輕揺陛
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帝默然惠妃密使宫奴謂九
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
其語奏聞帝為之動容故太子得不廢俄而九齡罷李
林甫專國數稱壽王之美以向妃意妃深德之二十五
年四月楊洄復搆瑛兄弟三人與太子妃兄薛鏽異謀
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宫中有賊請介以入瑛從

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已甲而來矣帝使中人視之如其言遽召宰相議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帝意乃決並廢為庶人尋賜死天下冤之號三庶人其年惠妃數見庶人為祟因大病召巫祈請且射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死祟乃止

臣等謹案明皇即政初年勵精圖治開元之際幾致太平及天寶中以溺於嬖愛窮極泰侈遂至竄身失國論者謂貴妃楊氏實為女戎不知武惠妃擅寵後宮姿行蠱媚已在楊氏之先明皇始以瑛

母得幸立爲太子繼而太子與鄂光二王之母漸
見疎薄惠妃母子寵絶等倫而掩袖之讒半夜之
泣浸潤乎其間重以奸相險詖曲加傾陷雖以張
九齡之持正不阿侃侃陳諍幾於力可回天迨身
既罷斥而事卒不可爲矣夫以儲位之故搆煽交
乘致明皇一日而殺三子是惠妃幃闥之禍更烈
於太真而明皇愛憎屢移不思所以保全其子三
庶人之獄天下銜寃固不待安史亂逆而國勢已
岌岌乎殆矣可不慎哉可不戒哉

莊恪太子永

文宗太和六年十月立子永為皇太子永文宗長子母王德妃初封魯王帝以永年幼宜得賢輔因召王傅和元亮問事元亮以卒史進不知書一不能對帝謂宰相曰王質性可教宜擇賢士大夫為官屬不可復用元亮輩於是以戶部侍郎庾敬休兼王傅太常卿鄭肅兼長史戶部郎中李踐方兼司馬初帝以晉王謹愿欲建為儲貳未幾晉王薨帝哀悼甚不復議東宮事久之乃有是命開成三年詔宮臣詣崇明門謁朔望侍讀偶日入

對太子稍事燕游不能循法度保傅戒告不納又母愛弛楊賢妃方幸數譖之帝怒御延英殿引見羣臣議廢黜羣臣頓首言太子春秋盛可俟改過且國本至重願加寬宥御史中丞狄兼謩涕泣固諍帝未決翼日羣臣又連章論救意稍解詔太子歸少陽院以中人護視誅倖昵數十人敕侍讀竇宗直周敬慎乃詣院授經然永終不能自白其讒而行已亦不加修也是年暴薨帝悔之明年詔以陳王為太子嘗宴會寧殿俳兒緣橦有一人環走其下憂怖若狂問之乃其父也帝感泣謂左右

曰朕富有天下反不能全一兒乎遂召教坊劉楚材宮人張十二等數人責之曰構害太子皆爾曹也立命殺之

臣等謹案文宗承怠荒之後恭儉以率天下思得賢士大夫輔導魯王俾克成就其德意非不善也乃自有東宮之命寢事燕游不遵矩度雖宮僚以時謁對而正言戒誥置若罔聞則所謂致譖毀之端者固不專係其母之愛弛矣厥後廢黜之舉以羣臣固爭幸得中止而究不能祓濯自新故萋斐

之讒至死無由一雪迨會甯設宴感動泣下立誅
教坊宮人等以正構陷太子之罪而始之不慎悔
已莫可追矣然則文宗所云富有天下不能全一
子者豈待入少陽院而始知其不終哉蓋當建儲
之日早有以啟其侈心而召夫釁隙也詎非千秋
之炯鑑歟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卷四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卷五

宋

太宗

太宗初名匡乂改賜光義即位後改名炅宣祖第三子

母昭憲皇后杜氏初仕周為供奉官都知太祖即位拜

殿前都虞候累進大內都部署加同平章事行開封尹

再加兼中書令征太原改東都留守封晉王建隆二年

昭憲太后不豫命太祖曰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

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夫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太祖泣曰敢不受命后因顧樞密直學士趙普謂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命普即榻前為誓書普於紙尾署曰臣普書藏之金匱命謹密宫人掌之開寶九年冬太祖屬疾王在南府命官者王繼恩中夜馳詣府邸召王入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遥見燭影後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遜避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王曰好為之帝崩即皇帝位以弟廷美為開封尹兼中書令封齊王先帝子德昭為永興軍節度使兼侍中封武功

郡王德芳為山南西道節度使遂改是歲為太平興國元年命太祖子及齊王廷美子並稱皇子四年帝北伐武功郡王德昭從征幽州軍中常夜驚不知上所在有謀立德昭者上聞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上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上聞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贈中書令追封魏王賜謚曰懿後改吳王又改越王尋以平北漢功進齊王廷美為秦王七年或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上不忍暴其事遂罷廷美開封

尹授西京留守先是盧多遜專政屢譖趙普謂普初無
立上意普深銜之會普再相廉得多遜與廷美交通事
上聞太怒責授多遜兵部尚書下御史獄捕繫中書守
堂官趙白等六人命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等雜治之多
遜自言累遣趙白以中書機事密告廷美去年九月中
又令趙白言於廷美云願宮車晏駕盡力事大王廷美
遣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我亦願宮車早
晏駕至是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多遜及廷美
顧望咒詛大逆不道宜行誅滅以正刑章趙白等處斬

詔削奪多遜官爵并家屬流崖州勒廷美歸私第詔稱貴州防禦使德恭等仍為皇姪皇姪女適韓氏去雲陽公主號降右監門將軍韓崇業為右千牛衛率府率仍去駙馬都尉號並發遣西京就廷美居止貶閻矩為涪州司户參軍孫嶼為融州司户參軍皆秦王廷美官屬坐輔導無狀也趙普以廷美居西洛非便復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廷美為涪陵縣公房州安置命崇儀使閻彥進知房州監察御史袁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雍熙元年廷

美至房州因憂悸成疾而卒上聞之嗚咽流涕謂宰相曰廷美自少剛愎長益凶惡朕以同氣至親不忍寘之於法俾居房陵冀其思過方欲推恩復舊遽兹殞逝痛傷奈何因悲泣感動左右遂下詔追封廷美為涪王謚曰悼後上謂宰相曰廷美母陳國夫人耿氏朕乳母也後出嫁趙氏生廷俊朕以廷美故令廷俊屬鞬左右而廷俊泄禁中事於廷美邇者鑿西池水心殿成橋梁未備朕將泛舟往焉廷美與左右謀欲以此時竊發不果即詐稱疾於邸俟朕臨省因而為變有告其事者若命

有司窮究則廷美罪不容誅朕不欲暴揚其醜及盧多遜交通事發止令居守西洛而廷美不悔過益怨望出不遜語始命遷房陵廷俊亦但從貶宥朕於廷美蓋無負矣言未訖為之惻然李昉對曰涪陵悖逆天下共聞西池禁中事若非陛下委曲宣示臣等何由知之初昭憲太后遺命蓋欲太祖以次傳位故帝即位之初即令廷美尹開封迨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絕廷美始不自安已而柴禹錫等告廷美陰謀上疑以問普普對曰臣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退復密奏臣忝舊臣為權倖

所沮因言預聞顧命及先朝上表自愬事上於宮中訪得普前所上章並發金匱得誓遂大感悟召普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盡知四十九年非矣辛亥以普為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他日帝以傳國之意訪之趙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耶于是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得罪普之故也帝在位二十二年以至道三年三月癸巳崩謚曰神功聖德文武皇帝廟號太宗真宗即位追復皇叔涪王廷美西京留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河南尹秦王贈兄德昭為太傅元符三年改封

秦王為魏悼王魏王為燕昭王

臣等謹案以弟嗣兄非繼體之正杜太后衹知國有長君為社稷福不知以次傳位迭啟猜疑易滋禍本太祖之曲從亂命趙普之預立誓書胥失之也史家於光義嗣位每多微詞

御批通鑑輯覽謂燭影斧聲乃李燾長編污衊太宗之語証以宋史不書益明其妄第太宗即位以後自私其子猜忌日深聞軍中有立德昭之語意為不懌其論太原行賞初非過舉乃操之已蹙致德昭

不得其死

御批謂軍中謀立本無形迹或讒人構釁揣測而為之

太宗遽責以待汝自為德昭雖欲不死而不能允為春秋誅意之論至廷美得罪成於趙普蓋預窺

太宗有渝盟之意故展轉誣陷冀得固寵取容觀其一誤再誤之對與摘前作誓前後異轍如出兩人伏繹

御批以趙普始因多遜之毀請備樞軸以察奸變繼乃構成冤獄圖報夙嫌而於廷美略無顧忌至諷李

符上言必欲置之于死地則天良澌滅誠論語所
稱鄙夫無所不至
丹毫評隲斧鉞昭然豈為大臣受顧命者所宜出此夫
傳位至重雖嗣服承祧尚不宜顯行册立致召釁
端豈有經歷數傳由弟及姪欲奉太后遺言保其
勿替烏可得乎是故宋室之禍昭憲啟之太祖成
之若趙普者徒自為身計既負太祖誓言又陷太
宗於不義律以荀息忠貞之誼其又何辭乎
元

裕宗

裕宗諱珍戩原作金真今譯改世祖嫡子母昭睿順聖皇后鴻吉哩氏按鴻吉哩氏原作洪吉拉氏今譯改後倣此中統三年封燕王守中書令四年兼判樞密院事至元初省臣奏請王署敕每月必再至中書十年二月立為皇太子十六年秋九月詔太子參決朝政省院臺司之事皆先啟後奏時阿哈瑪特按阿哈瑪特原作阿合馬今譯改後倣此擅國太子惡之未嘗少假顏色十九年春三月皇太子從帝如上都阿哈瑪特留守京師益都千户王著因人心憤怨阿哈瑪特密鑄大鎚

與妖人高和尚謀擊殺之以太子素惡其姦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太子還都作佛事省中疑之詰問不伏著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遽以兵往省中遣使出迎悉為偽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建德門夜二鼓至東宮前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哈瑪特數語著即牽去以所鑄銅鎚擊其腦立斃繼呼郝鎮至殺之囚右丞張惠是時高觿張九思宿衛宮中開門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多就擒帝在察罕淖爾（原作察罕諾爾今譯改）聞之即遣和爾果斯（原作和禮霍孫今譯改）入相

相太子曰阿哈瑪特已死汝在中書誠有便國利民者毋憚更張苟或阻撓我當力持之江南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能自奉乎悉却之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惲進承華事畧二十篇太子覽之至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絳紗服為朱明服心甚喜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於時世祖春秋高太子在中書日久明於聽斷聞四方科徵輓漕造作和市有係民休戚者多奏罷之中外歸心焉二十年冬江

南行臺監察御史言事者請禪位於太子太子聞之懼
臺臣寢其奏不敢遽聞而阿哈瑪特之黨以臺臣隱匿
乘間發之世祖大怒太子益懼未幾遂薨太子初為燕
王時劉秉忠薦中山王恂輔之又嘗從姚樞竇默學仁
孝恭儉為世所稱成宗即位追謚文惠明孝皇帝
臣等謹按裕宗為太子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
政柄所歸中外聞風畏忌固其宜也阿哈瑪特當
國既久威福自專人心憤怨已非一日乃奸人王
著等偽託太子名得名而殺之阿哈瑪特雖罪惡

貫盈死有餘辜亦可見太子專權擅命舉朝但知
有太子不知有世祖矣厥後臺臣奏請內禪事屬
非常阿哈瑪特之黨乘機搆釁以太子之賢竟至
憂懼不安而卒論者惜之
御批通鑑輯覽謂內禪非臣下所宜請精吉木之禍不
始於請禪之日而伏於預參朝政之時且我遇是
禮亦當如是豈為人子者所忍言使當日但令養
德承華羣小何由窺伺即阿哈瑪特之事奸徒亦
何由假名以釀禍機恭繹

聖訓所以咎始謀之不善者至深切矣

阿裕爾實哩達喇原作愛猷識理達臘今譯改後倣此

阿裕爾實哩達喇順帝長子母鄂勒哲呼克圖原作完者忽都今改皇后奇氏至正十三年詔立為皇太子帝在位久怠於政太子春秋日盛軍國事皆所臨決后與太子遽謀內禪諭意丞相太平太平不答召至宮舉酒申前意太平依違而已是時太子欲盡逐帝左右令御史劾帝所親暱御史中丞圖嚕特穆爾原作禿魯帖木兒今改未及奏而所令御史被遷官太子疑太平子額森呼圖克原作也先忽都今改

泄其事決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努都爾噶原作紐的該今改於帝前左右之故太子未得逞十九年十二月太子以左丞成遵參知政事趙中皆太平所任用今御史誣其贓罪杖殺之二十一年九月阿勒呼木特穆爾原作阿魯輝帖木兒今改兵逼上都太子言於帝令以太平為留守實欲置之死地會有引兵縛阿勒呼木特穆爾至軍前者太平不受送闕下誅之宦者保布哈原作朴不花今改托歡原作脫歡今改内侍太子外納綽斯戩原作搠思監今改驕恣不法御史傅公讓劾之忤太子意坐左遷治書侍御史陳祖仁上

書極諫太子怒命御史大夫魯達實原作老的沙今改後倣此諭陳祖仁以托歡等初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羨次除昔裕宗為太子凡事合奏者皆許啟聞非獨我今日也祖仁乃復上書切言之臺臣皆請罷于是太子以其事聞二人皆辭退帝又令魯達實力持其事復上疏論之帝大怒祖仁等皆左遷時魯達實力持其事太子惡之譖于帝遣歸初綽斯戩徇太子旨誣魯達實及額森呼圖克等貶死又圖沁特穆爾原作禿堅帖木兒今改先與中書左丞額森布哈原作也仙不花今改有隙額森布哈因譖其詆毀朝政

而博囉特穆爾(原作孛羅帖木兒今改)素與圖沁特穆爾善遣人白其非罪太子怒下詔削博囉特穆爾官奪其兵博囉特穆爾拒命遂詔庫庫特穆爾(原作擴廓帖木兒今改)討之博囉特穆爾知詔命調遣皆綽斯戩所為令圖沁特穆爾兵向闕知院伊蘇(原作益肅今改)等迎戰不利太子率兵出古北口東走興松圖沁特穆爾兵至清河遣人即軍中問故以必得綽斯戩保布哈為對乃執二人畀之皆為所殺復博囉特穆爾官仍守禦大同圖沁特穆爾並授平章政事引軍還大同先是太子至路兒嶺詔追及之還宮

遂命庫庫特穆爾調兵分道討博囉特穆爾博囉特穆爾留兵守大同自率兵與圖沁特穆爾魯達實復大舉向闕太子率師拒之不利復出奔博囉特穆爾既專國數遣使請太子還不報二十五年太子發諸路兵進討博囉特穆爾怒偽為皇后書名太子遣兵攻上都之附太子者七月博囉特穆爾魯達實圖沁特穆爾等皆伏誅九月太子還大都方太子之奔太原也欲謀自立及還宮后傳旨令庫庫特穆爾以重兵擁太子入城脅帝禪位庫庫特穆爾知其意未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大

軍以數騎入朝太子深銜之二十八年明兵大至帝同太子避兵北行京城陷後二年帝殂太子從十數騎遁

臣等謹案順帝預立太子令其臨決軍國重事是權已下移兼以帝在位久怠於政事遂寵結近侍讐害廷臣諸形悖戾建儲之弊至斯極矣伏讀

御批通鑑輯覽謂太子與奇后初既思為內禪之謀繼復圖為脅要之舉其不知有君父逆惡已無可解坐致奸徒横恣内亂迭生宗社淪亡流離遁去良由順帝孱弱事先不能防禍至不能救誠如

御批所引荀卿之言父報讐而子行刼者也可不戒哉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卷五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卷六

明

惠帝

惠帝諱允炆太祖洪武二十五年立爲皇太孫太祖子懿文太子標第二子也先是太子卒帝謂羣臣曰太子不幸至此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朕意欲立燕王何如燕王名棣太祖第四子也時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年富世嫡之子子殁孫承嫡統禮也即立燕王置秦晋

二王於何地帝大哭而罷然以三吾言遂立允炆為皇太孫三十一年閏五月太祖崩太孫即位先是王子澄以翰林院修撰充東宮伴讀方帝為太孫時嘗語之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護衛兵僅足自守倘有變臨以六師其誰能支及即位命子澄與齊泰同參國政是年秋七月周王子有爋告橚謀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帝問泰與子澄泰欲先圖燕子澄曰不然周燕之母弟削周是翦燕之手足而燕可圖也謀定乃命李景隆以備兵為名猝至開封執周王以歸廢為庶人時

用事者多議削藩燕王棣自帝為太孫時即懷窺伺及是僧道衍勸棣舉事棣一切陰事皆與道衍謀久之事益露上變者日甚帝用齊泰議更置守臣以工部侍郎張昺為北平布政使都指揮使謝貴張信掌北平都司並受密命伺察燕事會燕山衛百户倪諒告變帝下詔讓棣遣中官逮王府僚屬謝貴張昺以軍士列九門防守張信叛附于棣以情輸之棣乃用道衍計潛納勇士入府守衛及朝使至棣偽縛官校置庭中紿貴昺入執殺之舉兵反乃上書於朝指齊泰王子澄為奸臣請入

清君側稱其兵曰靖難書聞帝削棣屬籍廢為庶人命耿炳文帥兵討之八月炳文敗績名還以李景隆為征虜將軍代炳文二年夏四月景隆兵敗奔德州冬十一月詔景隆還三年冬棣大舉南犯四年六月棣兵渡江犯京師谷王穗及李景隆迎降京師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終

臣等謹案明太祖以名都大邑封諸子致燕王恃其强盛骨肉相殘遂成簒逆之禍論者知其誤於建藩而不知更誤於立孫也惠帝以柔懦之姿仔

肩重器設果在位永年其措施遠不如成祖當時太祖蓋預料及之乃狃於經生之言雖屬意長君不敢輕違古制其實立孫本非經訓且建儲密議亦非廷臣所宜參預太祖心知其不可顧委曲遷就不得已而立之真所謂徒博虛名而昧於遠慮者也

御批通鑑輯覽謂神器當擇賢而畀燕王素稱才武太祖自當內斷於心付託得人可弭他日骨肉之釁況父子世及三代以下之常經既知長君為社稷

之福復有何疑預向廷臣婉轉曲詢三吾不過樂
太孫寬厚乃敢偽托禮文陰撓大計罪不容誅太
祖不知慎始慮終輕於授受當斷不斷實階之厲
敬誦之下仰見
皇上洞灼幾微窮源探本為從來史論所未及至太孫
在東宮時即以諸王尊屬擁重兵為慮嗣位以後
輕信齊泰王子澄諸人自速覆敗誠不知度德量
力者燕王陰險猜忌當太孫未立時即萌覬覦迨
削藩議起更得藉以有辭遂致躬行篡奪肆意誅

戕殊無人理

御批於燕王之罪不稍寬假而簡文之柔闇失德齊黃之輔導無術咎無可辭要其致亂之故實由太祖輕易建儲自貽伊戚

御批以建儲建藩二事皆必不可行為天下後世計至深遠矣

仁宗

成祖永樂二年夏四月立子高熾為皇太子封高煦為漢王高燧為趙王帝初起兵高煦常從戰有功帝喜以

為類已高煦亦以此自負謀奪嫡及議建儲卬福等言
高煦有功宜立獨金忠力爭以為不可帝名解縉問之
縉稱皇太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不應縉又頓首曰好聖
孫謂皇孫瞻基也復問黃淮伊昌隆對與縉同帝意乃
決七年二月帝北巡命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金忠
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右諭德楊士奇輔太子監國詔惟
文武除拜邊軍調發上請行在自餘常務悉啟太子處
分九年十一月立長孫瞻基為皇太孫十一年帝如北
京皇太孫從仍命皇太子監國太子遣使迎稍緩帝入

高煦譖悉徵東宮官屬下詔獄楊士奇楊溥金問皆坐繫特宥士奇復職時兵部尚書兼詹事金忠以勳舊不問密令審察太子事忠言無有帝怒忠免冠頓首願舉家連坐保之以故太子得無廢而宮僚楊溥黃雅等亦獲全十五年三月漢王高煦有罪將廢為庶人皇太子力救得免徙封樂安帝北巡復命皇太子監國十六年秋官寺黃儼等黨趙王高燧陰謀奪嫡譖太子擅赦罪人帝怒下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於獄殺之二十年春帝自將征額魯特命皇太子監國九月帝還京師太子慶

遭讒構帝以楊士奇輔導無狀下錦衣獄禮部尚書呂震壻張鵬朝參失儀太子宥之帝怒震命與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同下獄罪義不匡正也尋皆釋之二十二年春正月復詔北征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從楊士奇等留京輔太子秋七月帝有疾至榆木川崩八月太子高熾即位是為仁宗在位一年崩太子瞻基即位是為宣宗宣德元年漢王高煦反帝親征高煦自從國樂安益怨望帝即位與其黨日夜造軍器籍丁壯為兵破獄出死囚厚養之集旁近無賴子弟及逋逃賜金帛編隊甲

奪府州縣官民畜馬立五軍四哨除授尚書都督侍郎
遣人約山東都督勒榮爲助期先取濟南然後犯闕御
史李濬家居變姓名詣京白其事高煦遣親信入京約
英國公張輔爲內應輔立縶以聞帝遣中官賜高煦書
高煦盛兵見之遣百戶陳剛賫奏至索誅奸臣多所指
斥帝與夏原吉張輔定議親征帝至樂安高煦降帝以
廷臣劾章示之令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築室西安門
內謂之逍遥城并其諸子錮之以預謀誅死者六百四
十餘人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後數年甯王權上書請

赦高煦不從一日帝往視之高煦伸足勾帝仆於地帝
大怒命舁銅缸覆之缸重三百觔高煦頂負之輒動乃
命積炭於上燃之逾時火熾銅鎔高煦死諸子亦死

臣等謹案成祖以英鷙之姿入承大統起事之初
深器高煦以為類己本無知人先見及乎即位建
儲不內斷於心顧與廷臣展轉定計雖太子仁孝
與好聖孫之對出於公論然儲位重器本非可宣
言冊立集羣議而用之也成祖每值巡幸即敕太
子監國事權所繫詎免擅專高煦入譖於前高燧

進讒於後屢攖帝怒譴及宮僚成祖於父子之間
幾不能諒其心跡幸太子賢孝輔佐有人得以瀕
危即安否則迹涉嫌疑未有不遭誣搆者伏讀
御批通鑑輯覽謂立儲已鮮善全監國尤易招疑釁即
撫師以出大事固可由行在親裁庶務亦可簡重
臣分理何必令在潛匊用之人撫攝朝政使媒蘖
者藉以有詞允為古今至鑑至高煦賦性凶頑當
仁宗監國時逆迹已著賴太子營救得免乃奪嫡
之念未嘗一日忘洎乎洪熙短祚宣德改元即顯

然謀叛可云稔惡不悛

御批謂太子不念譖害之惡曲示包容雖稱大度然國典所在豈容參以私情坐使梟獍性成他日逍遥見繫身隕銅缸則先朝姑息實貽之害所以厚責太子者至當不易總由成祖建儲伊始機事不密高煦窺測有素是以潛畜異謀歷數十年曾不少息成祖既明立太子又預立太孫自謂貽謀甚善不知兩朝之亂即基於此

御批謂太孫名號惟唐高宗之立重照嘗一用之彼時

武氏專政事出宮闈豈可據為典要況建文之鑒匪遥成祖尤不宜循革除故事若逆料高煦他日必為不靖預正名分以杜之則已既蔑成命而萌逆志又安禁其子之不效尤

聖人立論之精垂訓之切誠萬世所宜法守也

光宗

光宗諱常洛神宗長子母王皇后初封恭妃先是神宗無嫡嗣鄭妃有殊寵生常洵進封皇貴妃而王恭妃生皇長子已五歲不益封中外藉藉疑帝將立愛給事中

姜應麟首抗疏請立元嗣為東宫貶廣昌典史大學士申時行率同列再請建儲不聽時帝以旱霾下詔求直言郎官劉復初李懋檜等顯侵貴妃帝下詔禁諸曹言事廷臣以建儲請者日益多十八年正月帝宣皇長子出見時行請早定大計帝猶豫久之乃曰朕不喜激聒近閲諸臣所奏惡其離間父子故概置之若諸臣不復奏擾當以後年册立否則俟皇長子十五歲舉行時行因戒廷臣無瀆擾二十年春禮科給事中李獻可疏請豫教太子貶秩調外於是六科給事中各具疏論救而

孟養浩言尤力詔削籍為民二十一年春王錫爵入閣
密請建儲以踐大信帝手詔欲待嫡子令元子與兩弟
且並封為王命有司具儀諫者甚衆帝迫於公議追寢
前命命少俟二三年舉行是年冬王錫爵復力請定國
本帝曰中宫有出柰何對曰此説在十年前尤可今元
子已十三尚何待況自古至今豈有子弟十三歲猶不
讀書者帝頗感悟錫爵因復言外廷以國寵陰謀歸之
皇貴妃恐鄭氏舉族不得安惟陛下深省帝益心動次
年遂命皇太子出閣講學輔臣侍班詞臣六人侍講讀

俱如東宮儀二十八年冬給事中王德完復疏請立太子帝震怒廷杖除名廷臣論救者甚衆帝諭廷臣慎無瀆擾如必欲為德完則再遲冊立一歲廷臣乃不復言二十九年冬始立常洛為皇太子時太子年二十羣臣屢請冊立冠婚並行沈一貫草敕請下禮部具儀而廷議有欲先冠婚後冊立者一貫不可曰不正名而茍成事是降儲君為國王也帝意亦悟命即舉行同日封常洵為福王並冊封諸王營福王邸第費二十八萬路費三十萬十倍常制廷臣請王之國者數十百奏置勿省

三十一年獲妖書初刑部侍郎呂坤嘗撰閨範圖說太監陳矩購入禁中帝以賜鄭貴妃妃重刻之或為之跋名曰憂危竑議言坤書首載漢明德馬后由宮人進位中宮意以頌妃而妃之刋刻實藉此為奪嫡地妃兄國泰以給事中戴士衡嘗糾坤全椒知縣樊玉衡並糾貴妃疑出自二人手言於帝帝重謫二人事遂寢至是續憂危竑議復出朱賡於寓門外獲之其詞假鄭福成為問答鄭福成者謂鄭氏子福王當成也大畧言帝立東宮出於不得已他日必當更易其用朱賡為內閣者以

賡吏同音寓更易之意詞極詭妄時皆謂之妖書帝大怒敕有司大索奸人沈一貫素銜郭正域又惡沈鯉相逼欲因是傾之給事中錢夢臯直指爲正域鯉所造先後捕逮雜治意無所得最後錦衣衛獲順天生員皦生光生光性險賊多脅取人財又嘗爲妖詩傾戚里疑書出其手遂下獄拷訊錢夢臯康丕揚令引正域生光仰面大罵曰死則死耳奈何教我迎相公指妄引郭侍郎乎久之獄不能具會皇太子在東宮數語近侍曰何爲欲殺我好講官諸人聞之皆懼而陳矩提督東廠慶會

法司拷訊心念獄無主名帝必怒甚恐輾轉攀累無已
遂與法司歸獄生光磔之四十一年春廷臣交章力請
福王之國帝以明春為期會錦衣百戸王曰乾訐奏鄭
貴妃内侍與奸人用厭勝術詛咒皇太后皇太子死欲
擁立福王帝震怒葉向高請帝以静處之因言曰乾疏
不宜發而别語法司治諸奸人罪且速定福王明春之
國以息羣喙帝不得已始令就藩歴年礦税使所進珍
奇贏羨悉以資之賜莊田二萬頃中州腴土不足取山
東湖廣田益之王又奏乞淮鹽數千引開市洛陽四十

三年夏太子居慈慶宮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梃入宮門
擊傷内侍至殿前階下被執皇太子奏聞帝命司法案
問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鞫奏犯名張差薊州人按其
迹若涉瘋癲請下法司嚴訊時東宮雖久定帝待之薄
中外方疑鄭貴妃與其兄國泰謀危太子及差被執舉
朝驚駭廷元既以瘋癲奏刑部郎中胡士相等覆訊一
如廷元指案律當斬加等立决奏定未上會提牢主事
王之寀散飯獄中私詰差得口詞甚悉之寀備揭其語
因侍郎張問達以聞且言差不癲狂乞敕九卿科道三

法司會問疏入未下廷臣連章趣之而郎中陸大受疏
有奸戚二字帝怒之與之冡疏俱不報御史過庭訓言
福王肘腋宜亟翦除亦不報庭訓遂移文薊州蹤迹之
知縣戚延齡具言其致癲始末於是原問諸臣據為口
實遂以風癲為定案越數日問達令員外郎陸夢龍與
十三司會鞫衆咸囁嚅夢龍獨詳訊之具得內監龐保
劉成主使狀於是刑部行薊州道提差所供馬三道等
疏請法司提龐保劉成對質保成皆貴妃內侍多侵國
泰語國泰懼出揭自白給事中何士晉直毀國泰且侵

貴妃帝心動諭貴妃善為計貴妃窘乞哀皇太子自明
無他帝令太子白之廷臣太子亦以事連貴妃大懼請
帝速具獄無枝連帝乃御慈寧宮太子侍御座右三皇
孫雁行列左階下名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及文武諸
臣入責以離間父子因執太子手謂諸臣曰此兒極孝
朕極愛惜使朕有別意何不早更置因命內侍引三皇
孫至石級上令諸臣熟視曰朕諸孫俱已長成更何說
顧問太子有何語與諸臣悉言無隱太子言風癲之人
宜速决并責諸臣議論紛如爾等為無君之臣使我為

不孝之子帝復謂諸臣曰爾等聽皇太子語否復連聲
重申之諸臣叩頭出遂磔差於市掠死成保禁中馬三
道等皆議流其事遂止四十八年秋七月帝崩太子即
位改元泰昌在位一月崩

臣等謹案神宗以鄭妃之故寵愛福王光宗地居
冢嗣至十三歲尚不令出閣講學維時在廷諸臣
紛紛建議請立太子坐爭國本得罪竄謫者踵相
繼蓋神宗當皇太子未立之時即宜於諸子中慎
簡輔佐養德深宮然後察其材地徐擇賢而立之

即果屬意福王尤宜教之以正俾小心欽抑勿致
驕盈即不明立太子中外誰得而測之乃徇私溺
愛於元子待遇殊薄遂令廷臣妄生窺測斤斤以
冊封儲貳為當時急務及儲位已定猶以保護東
宮動興大獄究之廷議呶呶不過隨聲附和未有
能深思遠慮善謀國家者也
御批通鑑輯覽以其時舉國若狂惟李獻可疏請豫教
其語近理神宗惑於内寵於養正育德概置勿問
何怪光宗身處危疑毫無動忍一臨御而不能自

主福王出就藩封侈踰常制膏腴鹽筴適足啟驕
奢貪愎之漸厥後羣盜生心卒以象齒自焚可謂
貽謀不善大哉
聖言於明代君臣之失衡斷不爽若妖書詛咒事涉曖
昧而梃擊一案尤莫須有之事
御批謂福王之國定期屢易廷臣疑其逗遛意在奪儲
交章敦促已屬過當乃奸人從而效尤逞其簧鼓
實由法令之弛至妄男子闌入禁門罪有應得風
癲與否本無事深求當時好名者欲以安儲自任

遇事生風妄生荆棘必待至尊臨軒剖晰東宫委曲求全君臣父子之間以文僞調停建儲流弊無所不至所以

垂示方來者切矣

欽定古今儲貳金鑑卷六